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全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重大课题项目

审美·现代·后现代批判

帅松林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现代·后现代批判/帅松林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7

ISBN 7-5442-3130-5

I. 审… II. 帅… III. 艺术史—中国—现代
IV. 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753 号

SHENMEI XIANDAI HOUXIANDAI PIPAN

审美·现代·后现代批判

作 者 帅松林
责任编辑 张 辉
特约编辑 杨 苏
封面设计 南海高教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蚌埠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8 千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130-5
定 价 1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言

与时俱进,是走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发展之路,还是走中国社会主义艺术的发展之路,成为当前国内艺术和艺术理论界争论与分歧的焦点。二者都以发展当代中国艺术为己任,都将自己所坚持、发展的艺术和审美观视为先进并予以弘扬,也都将对方所坚持、发展的艺术和审美观视为落后并予以鄙视。可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为什么“现代艺术”发展到:非“丑、恶、乱、怪”无以为美;非“极端、狂野、恶心”无以为酷;非“生灵、人体、尸体”无以为用;非“自虐、残暴、毁灭”无以为狠,一副“艺”不惊人死不休之相?这无不与文艺和文艺理论界的一些“精英”们鼓噪的“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派艺术”、“与世界接轨”、“文化同质”等论调密切相关。由于现代艺术语言的晦涩难懂,一般百姓尽管心理、生理都能对其产生反感,但在“艺术”的价值判断上,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媒体、宣传、展览的长期渲染、教化,使得抽象、荒诞,甚至色情、血腥的现代艺术愈演愈烈,造成民众审美意识的普遍混乱,美丑不分、是非不辨已然成风。造成如此尴尬的局面,很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对艺术发展史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编年史的范围,上升不到研究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理论高度,这是其一。其二,对“现代艺术”颠覆社会的严重性的揭露和批判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不仅“批评的质量和分量不够”,相反“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

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①。

现代艺术发展到今天,许多震惊的事实使我们愈加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艺术”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一股文艺思潮,更是一场具有政治颠覆性的“战后惟一重要的艺术运动”^②。如享有“中国现代艺术教父”盛名者所言:“中国艺术界往往视政治为讳忌莫深的话题,我十分怀疑这种感觉是否真实”^③。“现代艺术”作为当代“重要的艺术运动”,“用西方现代主义来拯救和重建中国文化”,势必成为中国现代艺术鼓动者们的重要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充分利用“现代艺术”作为“反抗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穿透说教背后的一元权力制度”。要实现这一目的,势必要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人类一切积极向上的艺术,特别是社会主义审美观进行批判并清除之。因此,“什么贴近时代,什么反映改革的伟大成就,什么歌颂人民的火热生活”,“不过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塑料花”,是“从维护现存秩序的规定出发”的“朝拜的供品”;什么“隐藏在一个美妙动听的口号下:所谓创造出符合伟大时代的‘大作品’”,不过是“制造出一批又一批视觉垃圾”^④;什么要摆脱“使中国文化艺术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期里走入低谷,丧失活力和创造力”^⑤的“二为”之束缚等说教纷纷亮相也就不足为奇。

为美中情局倾力倡导并操纵的“现代艺术”^⑥,作为“反抗国家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抵制共产主义宣传的最合适的工具”,早已是圈内尽人皆知的事,可“维护现存秩序”的艺术当局,竟对这种公开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黄河清:“世界艺术中的美德‘轴心’及美国霸权”,《美术》,2003年6月。

③ 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李小山:“何为‘大作品’”,《江苏画刊》,1999年第3期。

⑤ 郎绍君:“重建中国的精英艺术”,《美术研究》,1989年第2期。

⑥ 详见“不为人所知的艺术史——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文化宣传战”,《现代艺术》,2001年6期。

的荒诞、色情、血腥、残暴甚至反体制作品，表现出特别地宽容，置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党的纪律、原则于不顾，无疑是严重的失职。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就严肃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首先要认识目前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改变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迫切必要性”，再“这样下去不行”，“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一个政党的领袖，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高度，在历史上不多见，足见这股思潮的危害性。中国的“现代艺术”，已客观地成为反华势力“摧毁”中国人民“刻苦耐劳精神”的这个现实效应无人能否认，连那些现代艺术的精英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成为专为洋人展览和外国市场制造的……嘲弄中国文化的……世界上一大次生文化生产基地”^①。

西方“现代艺术”以其颠覆人类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走上反自然、反社会、反人性的不归路，由此也注定它连同产生它的社会制度、思想基础被历史唾弃不过是时间问题。历史记载着社会风气、精神文化堕落为荒诞、色情、血腥、残暴之时，定是新制度、新精神、新文化复兴之日的史实。还有什么说教和辩护能质疑这样的史实呢？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不仅使我们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预见文艺的未来走向，更使我们在批判中确立和发展代表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社会主义先进艺术的决心和信念。划时代的社会主义艺术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旗帜和人类奋进的号角。

改革开放不仅只限于经济也包括文化领域，我们也要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的交流，但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个领域更充满着

^① 朱青生：“中国艺术的现代化”，《美术观察》，2000 年第 1 期。

风险,更需要谨慎,不能让“没有现代艺术,就不会有现代化的中国”^①之谬论误导广大干部群众。不假思索地将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暂时的领先等同于其精神上的必然先进,是思维上的极其简单和观念上的绝对荒谬。

物质生产上的进步伴随着精神生产上的进步,进步的精神生产反作用并推动物质生产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判断一个时代“主流”文化是否先进与落后,历史的阶段性,特别是阶级的属性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马克思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既然精神的生产和分配总是围绕着统治阶级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旧制度统治阶级所支配的“主流”文化绝不可能代表并决定新制度、新阶级的文化之走向,这不仅是最基本的常识,同时也是历史的史实。

“现代艺术”之荒诞、色情、血腥、残暴,不过再次显现了维护旧制度的统治阶级在精神的生产和分配上必然堕落的历史特征。鄙视“现代艺术”,绝不是大众的审美能力出了问题,而是统治阶级的精神生产出了问题。不理解这个实质而怀疑自己的审美直觉和本能,是一种悲哀;不理解这个实质而热衷于“接轨”,更是一种无知(包括有意的“无知”)。

我们从不拒绝学习和借鉴各国的优秀传统(包括近现代文化),但那一定是能为我们社会提供积极、健康、向上的优秀文化。江泽民在第七次文代会上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作以及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学习和借鉴”,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上是有所选择的。可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在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上,不惜重金引进的并不是这些被历史和世界人民肯定并继续对当代人发挥积极进取

^① 朱青生:“中国艺术的现代化”,《美术观察》,2000年第1期。

精神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优秀艺术，却是在西方为正义人士和广大人民极其鄙视和厌恶的“垃圾”、“狗屎”。在我国引进的某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画展上，画童们直讥其大师为“老色狼”，如此童言无忌，无疑对那些自以为“会”审美的成人一记最响亮的耳光，也是对推动此类文化交流的文化当局的极大讽刺。长此“交流”与“接轨”，又怎不助长西方“现代艺术”泛滥之势？以至当中国的“艺术家”们终于演绎出令西方同行都震惊的色情、血腥、残暴而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甚至政府不得不出台禁令的地步。这也暴露出中国文化当局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审美素养惊人的低下。一位学者无不愤慨道：“中国官方也开始资助一些在中国举办的前卫艺术展。上届上海双年展，据说三分之二的经费是政府出资，令人叹息。中国连办教育都缺钱，鼓励民间搞‘希望工程’，但竟有钱来资助这类主要宣传‘西方当代艺术’的展览”。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审美观再不提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要出大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曾发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的历史号召。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对当代文艺的发展有个历史的交代。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揭示人类审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可表述为：美的本质是人的生命力，它在人类的成长（即社会制度的变化）中将形成不同的形态，美的形态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并向自身对立面转化，最终为新的美的形态扬弃的过程。

每一个扬弃旧制度的新阶级，总是将自己的审美理想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原因就在于其上升时期所倡导的新的审美理想的确与当时最广大人民的审美品格和理想追求有着许多共同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只能是这个新阶级还没有发展成为统治阶级或成为统治阶级后其私利还来不及充分暴露时

才是如此)。一旦其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并巩固后,对物质的占有欲日趋强烈,这就势必要与它在扬弃旧制度时曾积极倡导过的审美理想发生矛盾和冲突。

充分利用其掌握着的精神生产和分配权,通过文艺来歪曲直至完全背离已经确立起来的美的形态,将其推向自身对立面而转化成丑,是一切统治阶级支配美的形态的共同历史特征。因此,处在被扬弃阶段的旧统治阶级,不仅置社会风气的日趋衰败和精神生产的日趋荒诞于不顾,而且还会极力纵容其向荒诞、色情、血腥、残害生命的方向发展。只要对维护旧制度有利,统治阶级就会毫无顾忌地扶持并传播这种社会风气和精神文化,这就是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这就是所有旧统治阶级企图确保旧制度永存所必然采取的手段。因此,旧统治阶级都无一例外地成为荒诞、色情、血腥、残害生命的反动精神文化的吹鼓手,旧制度也都无一例外地成为腐朽反动思想、精神、文化的推销基地和堡垒。

然而,那喧嚣一时的血腥角斗,最终不是成了古罗马奴隶主阶级没落与残暴的行径而被抛弃了吗?那风靡华夏的“三寸金莲”,最终不也成了封建地主阶级没落与荒淫的恶俗而被抛弃了吗?自以为是的旧统治阶级所推崇的荒诞、色情、血腥与残暴的腐朽精神文化,不仅没能消解民众反抗的斗志,反而更激起民众和新生阶级对旧制度的普遍憎恶和为创建新社会而奋斗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如果我们只能理解奴隶制、封建制末期盛行的恶俗文化为旧制度没落之先兆,而不能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恶俗文化之必然结局,那谈论社会的进化还有什么意义呢?

私有制无疑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的“全民性理想”成为笑柄,揭露其浅薄与虚伪,成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杜米埃、写实主义艺术大师库尔辈相继被投入大牢,何罪之有?不就是因为现实主义艺术在揭露“自由”的虚伪性方面太不留情,在煽动民众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太直接了吗?米勒的《拾穗者》何以招致当局的责难,不就是因为看到了“在

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耸立着造反者的长矛”吗？昔日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制度斗争中锻造出的现实主义艺术，竟成了今日最可怕的匕首。转移民众对现实不满的惟一选择，只能是抛弃这个曾积极倡导并立下不朽功绩的现实主义艺术。可是，怎样才能将人民的现实注意力“带到生活之外的迷狂中去”呢？在资产阶级的烦恼中，“新艺术”终于出现了，继开创了消除作品中社会内容的印象派后，资产阶级的文艺便终于登上了“妄为”之舟。性急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过早地背离了“自由”这个进步的美的形态，开始了向其对立面“妄为”的转化。那早已被历史唾弃的荒诞、色情、血腥、残害生命的奴隶、封建旧制度之恶俗，自然成为资产阶级的香饽饽。

当代资产阶级给予“现代艺术”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将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自由”的现实渴望转移到追求精神领域里的绝对自由中去，纵容“妄为”风气，催生“嬉皮士”，淡化、忘却直至抛弃民众为自身利益求解放的传统精神，使“自由”的“全民性理想”在荒诞中消亡。另一方面作为“防止世界的共产主义化”和颠覆社会主义的文化冷战工具，“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①。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②。颇具颠覆经验的中情局官员们深知：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那些共产主义阵营中的知名人士，为他们出国讲学、办展览、留学深造慷慨解囊，让他们名利双收成为权威和专家。这种“在文化领域开展反共斗争其作用绝不小于制造核子弹的加工厂”的文化颠覆，成为中情局官员炫耀其“取得的辉煌业绩”^③。

① 美国针对中国制定的《十条诫命》，《当代思潮》，2000年第4期。

② 张捷：“关于苏联解体前后的文学”，《中流》，1996年第11期。

③ “美国利用现代艺术搞文化冷战”，《中国文化报》，1996年5月8日。

面对这场文艺和文艺理论上的历史性交锋,历史唯物主义者完全置其于不在话下,因为一切旧制度、旧阶级及其腐朽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恶俗精神与文化,既是历史造成,就必然要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消灭。奴隶制及其统治阶级的恶俗精神和文化这样被消灭了,封建制及其统治阶级的恶俗精神和文化也这样被消灭了。如今愚蠢的资产阶级又要重温这段逝去的丑恶历史,那么,资产阶级的恶俗精神文化连同其日趋过时的旧制度被无情地消灭就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审美发展的客观规律。

对任何事物不许有价值判断标准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正在当代社会蔓延,美丑不分、是非不辨已然成风。因此,当“玩世艺术”嘲笑理想、“政治波普”消解体制之时,不仅“主流媒体”竞相失语,有的还为其鼓噪;文化部门视而不见,有的还予以支持表彰;扬善惩恶的执法人员束手无策,有的竟无知到为其维持秩序,这是何等地不可思议。这一切现象无疑源自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当代人的影响。因此,不抛弃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先进文化就难以发展。

众所周知,为后现代主义发难的启蒙主义,曾令新生的资产阶级意气风发地高举崇尚科学和理性大旗,不仅彻底捣毁了千年的神学禁锢,还使一切旧观念、旧社会形态和旧国家形式遭到前所未有的荡涤,其历史意义不仅越过了对封建神学的批判,更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地揭示客观规律的深远而广泛的革命,为健全理智的哲学思想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并最终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诞生。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经被认识和把握,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变势不可挡。它天然具有的反一切不合理社会的本质力量,势必也直指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不合理制度,“解放全人类”,建立理性王国和永恒真理与正义,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理想。

然而,对“普遍的人类历史”的认知,只能使唯物主义日益成为广大民众认识和把握科学与真理的强大武器,这对资本主义制度

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尽管过去曾积极倡导过唯物主义，但那毕竟是反封建神学所为。如何消解因过去的激进而造成当代的尴尬，成了今日统治集团一块心病，公开站出来反对总是说不过去。虽然“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也不失一良策，但终抵挡不住因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难为正果。消解那个愈发令人讨厌和不安的“唯物主义”，将人们探索“真理”的注意力引向“与指令全然无关的语言游戏”之中，造成人们思想和观念普遍的无本质、无标准、无原则、无立场的后现代主义，对维护这个制度无疑最为有利，能不成为资产阶级纵容的主流？

后现代主义理论权威利奥塔宣称：“不想用本质或必然性”来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实践绝对不能变为结果，坚决否定社会存在普遍的、共同的原则、规范和价值等等，是完全合乎统治集团利益的。对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的探索，势必导致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和把握，最终必然是指向“普遍的人类解放”之目标，这对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真正“白色的恐怖”。因此，“无立场性”的后现代主义自然符合资本主义的现实需要。虽说无本质、无标准、无原则、无立场思想的传播，也会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一定的混乱（有人理解为反对资本主义，笔者不敢苟同），但比起让民众有健全的思想这又算得了什么？民众的思想越混乱，美丑越不分，是非越不辨，对维护旧制度就越有利，自古掌握精神生产和分配的统治集团无不深谙此道。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绝不可能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恰恰相反，它给一切社会正义，特别是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危害则极大。颠覆社会正义、淡化阶级、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与其他资产阶级理论同等地位，以此消解最终否认其作为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的风气蔓延，究竟对谁有利不是明摆的吗？

江泽民关于“领导干部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比如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

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等等。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能是非不辨、美丑不分，不能对那些同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听之任之，不能让那些同党的宗旨和纪律不相容的歪风邪气滋长起来。分清这些界限，保持清醒头脑，才能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论述，对当前社会蔓延的是非不辨、美丑不分之风气的警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的主流思潮，不仅不会很快消失，而且还会继续发挥其颠覆正义，混淆是非、美丑的社会效应，但不管其如何否定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必然性，都丝毫不能改变马克思关于“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一史实。因此，我们坚信：历史唯物主义一经取得，就绝不会失去，被抛弃的只能是后现代主义。

历次改制的重大关头，进步阶级的先进文化势必要与落后阶级的腐朽文化进行历史性交锋，不论是扬弃奴隶制时爆发的“百家争鸣”，还是扬弃封建制时爆发的“文艺复兴”，新旧阶级的历史性较量都无一例外地通过文艺和文艺理论的大争论决定各自的命运。今天，极尽恶俗之能事的西方资产阶级现代腐朽文艺与弘扬旺盛生命力的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艺的历史性交锋已经到来。这新一轮文艺大论战可谓千载难逢之大机遇，尽管交锋的大幕刚刚拉开，各类人物却已纷纷登台亮相，但不管这场文艺大交锋多么曲折，最终注定是以追随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精英”被逐出历史的舞台，成为人类又一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面对全球化趋势，马克思关于：“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的提示，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不发达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的物质和精神

生产的影响是必然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影响。那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背景下,我们的文化是被全球化(实质是美国化)化掉,还是突破重围发展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成为一个附庸国”,还是“顶住这股逆流……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这个根本性问题不能含糊。要充分识别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形成和产生的历史背景,揭示其作为人类精神生产一个必然的现象。

其实,热衷“与国际接轨”的“精英”们也都明白“中央情报局是后现代主义的推销者,新文化运动的创造者”^①。那活跃在中国的西方策展人,不就是“属于某个权利或势力集团”并按其冷战思维来中国造就一批又一批“政治波普”和“玩世艺术”家的“洋教父”吗?由这些人策划并为中国当代艺术青年所向往的“威尼斯双年展”,不就是政治因素远大于艺术因素的西方“政治家、商人、财团或军人的权力利益和声誉的交换场所”^②吗?而我们却以政府的形式组团挤进这个在西方声名狼藉的双年展或“入主”西方某些现代艺术中心为荣,让洋人领略中国当代“殖民文化”之“风采”。请问策划这些展览的中国文化界权贵们,你们有什么脸面向奋进中拼搏的党和人民交代?参与这样的“国际艺术对话”,有什么资格妄言“平等”?高谈这样的“与时俱进”,有什么底气阔论“先进”?

所谓“整个世界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的“文化同质”^③论,不过是新殖民心态的可怜之相。而那“与时俱进的中国艺术”,已“具备了在‘当代’文化层面上与国际艺术对话的条件和水平”^④,更是一个背离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社会形态学说的惑人之谎言。试

① “中情局插手文化冷战”,《参考消息》,1999年7月28日。

② 吕彭:《中国当代艺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5页。

③ 范迪安:“与时俱进的中国艺术”,《现代艺术》,2001年第6期。

④ 沈洋:“中国当代艺术入主蓬皮杜中心”,《北京晚报》,2003年6月17日。

问，离开了“丑恶乱怪”这个西方的“‘当代’文化层面”，那些“起到‘国家防御武器的作用’”的西方各现代艺术馆能允许尔等进入吗？那些“国际艺术”的守门员——“抽象表现主义的真正缔造者”们，能“友好”的网开一面吗？按洋人开出的药方与之“对话”、“接轨”，这“对”上的是什么“话”，“接”来的是什么“轨”，尔等能不心知肚明？

“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江泽民），各国执政党莫不以此为重。对于那充满荒诞、色情、血腥与残暴并为资产阶级所倡导的“现代艺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能与其“文化同质”否？中国先进文艺的前进方向，必然是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昂扬奋进的社会主义文艺，要达到这个高度只有与资产阶级腐朽的现代文艺思潮及其理论作彻底的决裂。

文艺战线一切有正义感的同志、文艺行政部门一切有良知的干部群众一定要警醒：西方“现代艺术”绝不能成为改革开放中“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党倡导的“与时俱进”，也绝不是要俱进到资产阶级现代、后现代主义文艺中去，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文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就是：坚决摆脱一切束缚社会主义文艺和文艺理论发展的糊涂思想和障碍，将人类从旧制度腐朽反动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局面。

尽管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还很漫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尚未成为青年一代的普遍自觉，但觉醒的文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必将以自己的行动，召唤起中华民族强烈的历史替代感，义无反顾地在扬弃一切旧文明的基础上，重建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审美理想和品格，高扬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风帆，破击资产阶级现代、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重重阻隔，开创人类新一轮伟大的文艺复兴。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第一章 美的本质/1
- 第二章 美的形态/8
 - ◆ 审美意识的萌芽/8
 - ◆ 奴隶制社会美的形态/16
 - ◆ 封建制社会美的形态/28
 - ◆ 资本主义社会美的形态/52
- 第三章 美的形态向对立面转化/100
 - ◆ “强力”向对立面“暴力”的转化/100
 - ◆ “德行”向对立面“禁欲”的转化/105
 - ◆ “自由”向对立面“妄为”的转化/112
- 第四章 现代、后现代艺术批判/172
 - ◆ 现代艺术的开端/172
 - ◆ 毕加索的启示/176
 - ◆ 万变不离其宗的各诸派/187
- 后 记/215

第一章 美的本质

美的本质不仅是美学理论研究领域必须解答的基础与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审美与艺术实践活动必须认识、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与核心问题,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就无从对艺术的现象和本质作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对困惑当代人的西方现代艺术,更无从建立起历史的、科学的批判。

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美丑不分、是非不辨的现象,无不与人们的审美能力之低下,特别是对美的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不仅美学理论界因门户之见、学派相争,难成共识,艺术家也因不重理论修养而羞于谈论美的本质。不懂美学照样作画卖画,照样参展获奖,竟成了某些人掩饰自己理论空虚的借口。甚至竟有著名美学家宣称:理论会损害和挫伤艺术家的创作敏感,制约其才能的发挥。那么,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美学理论和理论研究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当前,艺术创作脱离理论、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的严重倾向,是不争的事实。要摆脱这种局面,还得从美的本质找突破口。对美的本质的探索,其关键不在于分析五花八门的审美客体,而在于弄清审美主体及其社会属性。

美存在于客观对象或事物中,但什么样的对象或事物对人来说是美的,不可能由客观对象或事物说了算,它只能由审美主体——人说了算,这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客观对象的确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可同一个客观对象为什么此时对人来说是美的,彼时对人来说又是不美的呢?历史上前一阶段被认为是美的对象或事物,在后一阶段却被认为是不美的;或前一阶段被认为是不美的,却又在后一阶段成了美的,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比比皆是。显然,这些问题绝不是由客观对象或客观事物所决定得了

的，它必然是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既然审美活动只能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进行，那么“美的规定性必须到审美主体——人的身上找”^①。美的规定既然只能由人来进行，美的本质也只能在人身上寻找。客观对象或事物不过是被人这个审美主体规定的前提，前提没有，规定当然不能成立。问题的关键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对客观对象进行规定的呢？

美感作为动物的本能是客观存在的，它源于物种生存之本。对类的美丽的外表（生理）认可的后面，隐藏着的是对旺盛生命力的这个最核心本质的认可。旺盛的生命力是类的兴旺最根本的保证，这是万物所共同具有的最原始的本能。达尔文先生早就在《人类原始及类择》一书中明确论证道：“美感——这种感觉也曾经被宣称为人类专有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某些鸟类的雄鸟在雌鸟面前有意识地展示自己的羽毛，炫耀鲜艳的色彩，……，那末，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雌鸟是欣赏雄鸟的美了。……假如，雌鸟不能欣赏雄鸟的鲜艳的色彩、美丽以及悦耳的声音。那末，雄鸟使用这些特性去诱惑雌鸟的一切努力和劳碌就会消失，这显然是不可设想的。”

达尔文通过大量的材料分析，证明雌性对雄性的选择，往往严于雄性对雌性的选择，而且，同性动物选择异性的尺度大体相近。这就出现了一群雌性共同选择一个雄性，而置其他雄性于不顾的现象，而且，这种选择又与外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动物择偶时的一切努力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进行的前期努力，主要是通过其外表——悦耳的鸣叫、光泽的羽毛、健壮的身躯等生理因素表达出来。因而这种努力就类的兴旺发达这一本质来说，必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是类的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旺盛的生命力成为类的兴旺最直观和最基本的保证。

^① 李培庚：《美学批判大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